

2018年5月15日 星期二

编辑:孔昕 美编:马晓迪 邮箱:qlwbsuibi@163.com

【有所思】

追忆刘泽华先生

□ 刘武

近些年,不时闻悉当年熟知并交往的老先生去世的消息,心灵每每受到难以言说的打击和撕裂。母校南开大学的老先生们,如我的老乡杨敬年先生、中文系的老系主任郝世峰先生、外国文学教授朱维之先生等等,他们的去世都让我倍感伤怀。前一两年,教过我们课的先生中有六七位相继离世,也都令我思绪万千,难以抑制心中的伤痛。

5月8日傍晚,惊悉刘泽华先生当天下午3点在美国西雅图去世,不胜悲痛之至。前尘往事,袭上心头。刘先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著名学者、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。早在1985年,我就阅读了他当时新出版的名作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,后来经常去南开大学北村拜访先生,向他请教政治、历史、文化等诸多问题。

那些年,刘先生与哲学系的方克立、政治学系的车铭洲、管理学系的陈炳富等,是南开几大学科中的领军人物,思想深刻,观点新颖,眼界开阔。他们在校内开办系列讲座,深受南开学子的欢迎和喜爱。我跟这几位先生多少都有交往,也多次求教于他们,亲耳聆听他们的教诲。

当时,跟刘先生除了聊历史、文化、文人,也听他聊在古玩市场淘宝的经历,看他淘到的各种宝贝。恰好《天津日报》周末版

主编约我写写大学教授的趣事,我就专门为刘先生写了一篇《教授与钱》,趣谈他收藏古钱币的故事。令我万分感动的是,他去世后,有朋友告诉我,刘泽华先生在《八十自述》一书中提到我曾经给他写的这篇小文,说:“记者刘武曾写过一文《教授与钱》,写的是我,颇风趣。”想来先生前几年还记得此事,彼时距那篇文章发表已有二十多年,可见先生印象之深。我能想象先生写到这里时,一定会想到我跟他交往的那些情景,想到他读到那篇小文时的会心一笑,这不禁令我感慨唏嘘,泪涌难忍。

记得《教授与钱》中有这样的描述:

世人皆谓教授清高,视金钱如粪土,但刘泽华先生独爱孔方兄。

刘先生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,秉性率直,生于幽燕之地,具燕人之豪爽。其所爱之钱,乃外圆内方之古钱币。

教授蓄钱,纯属余闲所致。所存一千余枚、上百余种古币,积年所得,最早有战国时期之刀币、铲币,王莽时代之“货泉”,下至唐宋元明清,各有所藏。教授谓中国古代货币凡2万余种,其所藏乃九牛一毛,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教授常出入文物市场,尽心搜罗,甄别真伪,渐具慧眼。但亦

有假币使教授上当受骗。教授曾以十元之价购得一王莽时期之双面“货泉”,心中窃喜。双面“货泉”乃古代错币,犹如今之集者眼中之错票。教授归来,疑“货泉”之,因此种错币售价高达百元,何至十元得手,想来是便宜没好货。教授细心琢磨,观其色,听其声,辨其字,方发现此“货泉”乃两枚“货泉”磨薄之后胶合而成。教授裂其为两半,又以法合之,重新再造,居然更胜于原币。

教授示假币曰:“我也成了个伪币制造者了。”

教授精研中国古代历史,了解每一枚货币后的诸种故事,其所知能著一本《中国货币史》。

教授古币虽多,人民币却少,乃叹曰:“有闲无钱,只能小打小闹,权作研究历史之余闲。”

古币上之金文、甲骨文屡见不鲜,教授为辨别之,乃以左手习甲骨文,不意使长年头痛之疾尽去,方悟道:常用左手,可开发右脑智力,不料无心插柳柳成荫。

教授玩物,却不丧志,近年著作甚丰,其所著《士人与社会》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》《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》《中国古代史》《中华文化集粹丛书》中之《风云篇》等十余部、数百万字可以为证。

世人多为钱所误,而教授于把玩之中得其意趣,富其心性,是世人所不能也。

发表那篇小文之后,刘先生还特地跟我和几位青年教师商议,计划以“中国古代士人”为主题,推出一套丛书,用比较通俗、活泼的语言描述古代士人的生活、感情、心态等。为此,我在当记者采访报道之余,写了一本十多万字的专著《醉里看乾坤——中国士人饮酒心态》,刘先生欣然为我作序。后来,只有我与另一位青年教师张毅的书按时出版了,其他选题则不了了之。

2016年六七月份,我去美国游历,最后到了西雅图,但因事先不知道刘先生住在西雅图他女儿家,错过了去拜访他的机会。去年底有朋友说刘先生回国,还商量准备抽空去看望他。未料先生驾鹤西去,魂归天国。为志怀念,赋诗一首。

大洋激浪唤前贤,

史海纵横起云烟。

锐气源今批君主,

创思溯古论王权。

宁居苦境疑典籍,

愿付闲心玩货泉。

犹记当年请冠序,

一篇读罢涕涟涟。

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刘先生千古,一路走好!

知识分子或豪门世家子弟,他们有尊严,更有强烈的自尊心,千金之子一时的失足,怎么可能会辱死于大庭广众的刑场而有辱门风?因此,有权有钱有势的,为了儿女的未来,不惜假公济私,修改法令,堂而皇之出国避祸,或装疯卖傻有之,或伪罹重症,制作假病历有之,甚至自杀了断,总之,不能死于弃市。

范蠡既是政治通人,也是经营达人,更是一位看透生死的长者。其次子犯法被囚,由于长子不通人性的隐微,反对父亲指定小弟出行处理此事,再加上范蠡妻子全力支持长子,次子之死,全在范蠡意料之中。

范蠡对于人心的幽微洞如观火,他引用民间谚语“千金之子,不死于市”,吾人细想此一谚语蕴含的意义,包括:

一是有钱人家的子女不会死于弃市,因为有钱可使鬼推磨,找到替死鬼,化腐朽为不死。二是千金之家可以循正常渠道打官司,追求公平正义,找到最干练的师爷,请出比酷吏更用心细微、足以起死回生的翻案律师,当然可以不死于市。三是千金之子的家庭,家长一定重视教养,因为从小就有良好的家教,教席一定也是聘请高人一等的名师,由于千金人家有良好的人文素养,他们都是深知荣辱的。

司马迁并不是千金之子,遇到无妄之灾,自无足够的家财赎罪,而周边亲友观察风向,袖手旁观情势恶化。他只好选择接受无比难堪的官刑,苟活偷生,以成一家之言。他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留下了经典名言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”平铺直叙了红尘人间真实景象。经营之神范蠡获利亿万,却仍无法逆转儿子的悲惨命运,一念至此,历史又证明了金钱仍非万能!

40岁以后,失眠就上门来找我了。一个人长久地失眠,对夜晚感到很恐慌,看到日落,暮色深沉,心事也凝重。

我被失眠囚禁在笼子里动弹不得。失眠已久,乌青色的眼袋就会堆积起来,这岁月的缓缓垒叠,提前来临了。我本来还是一个相信世界充满爱的人,长得也算慈眉善目,但失眠带来的疲惫、乏力、困顿、恍惚、浑浊,让我

的面相也改变了。我对人笑时,皮笑肉僵;我望人的眼神,除了比云还远,还有乌云的压抑。

在我的周围,难道就我一个人孤独地失眠吗?我寻找着同类,以此求得心理慰藉。老婆带我去一个姓张的老中医那里求治,张老先生鹤发童颜,对我望闻听切诊治,看我的舌苔,听我的心跳脉搏。在张老先生那里求治失眠症的人,还真是络绎不绝。我和这些人有久别重逢的亲切,我们是在共同发起向失眠战斗的战友。我们相互交流失眠的感受、对付失眠的办法。有一个中年男人告诉我,他的失眠是遗传,他爷爷和父亲都有这毛病。这么说,失眠在基因里就决定了,甚是可怕。另一个男人告诉我,一旦深夜睡不着,他就起来打一把老式算盘,算多位数的乘除法,妄想把大脑搞得昏沉后入睡。我问他效果怎样,他苦笑说:起初还有效果,不过后来没啥作用了,相反还患上了强迫症,夜里睡不着时总要起来打算盘。

冬夜霜起,一个人望着深夜

里酣然入睡的城市,还有不眠的灯火闪烁,心里也会涌起阵阵暖意。感觉城市夜里的灯光下,哪怕是欲望在奔腾,那也是在陪伴着我这个无眠人。

在这个城市的夜里,有两个老人,半夜也时常醒来,他们是我爸妈。有天晚上,风摇门响,我爸爸突然惊醒,唤醒我妈:“快,快,快,儿子在敲门!”我妈从床上爬起,光着脚去开门,迎面吹来的是一股清凉夜风。我的爸妈常常是凌晨三四点钟就醒来了。我爸爸是个节约的人,能不开灯时尽量不开灯,就坐在昏沉沉的夜色里回忆往事,等晨曦一点一点擦亮天幕;我妈摸索着,从米缸里摸出一个鸡蛋,早早去给我爸煮上。有次我说要回家吃饭,爸爸告诉我,你妈啊,半夜就起来开始炖肉,在炖肉的咕嘟咕嘟声中,你妈就靠在厨房的墙上睡着了。

还有楼下的徐老头,夜里睡不着,就起来唱京剧。我感觉受到了干扰,有天下楼去大声指责他。徐老头充满歉意地笑着,拉我进屋,让我帮忙给他拍一张照

[浮世绘]

千金之子,不死于市

□ 陈连祯

[在人间]

你睡好了吗

□ 李晓

